

中国文化视甬

刘桃轱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摇学者“包装”——一个 不得不说的话题

关于文人“包装”的文化时尚暂时不敢扯到人文土壤、良知和教养这些对于中国文化工作者还太高深、隔膜的问题上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会削弱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意义，显得有些酸腐。貌似忧国忧民忧文化，实际上什么都没说明白。这种虚的、矫情的、酸的特点，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存在，而且大有在未来时日里发生重大病变的征兆。

员援余秋雨的以“雅”包装	猿
圆援王小波的“边缘”包装	愿
猿援周国平的以“酸”包装	员猿
源援余杰、摩罗、孔庆东的以“怒”包装	员远

第二章 摇酷——反抗平庸的 生活文化与艺术

20世纪80年代似乎在嬉皮士那里也曾有过这种自由散漫的风气，但嬉皮士的一些反叛举动曾引起社会的广泛不安。今天，新一代的年青人在一种合理的范围内，在他们的生活中开始实践这种价值观，有人说得好：“你可以不玩，但你很难拒绝一切好玩的东西；你可以不承认‘好玩不好玩’这种价值观，但你很难否定这种价值观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你可以没有游戏精神，但你最好有那么一点儿对平常生活的超越态度；你可以没有创造力，对！这碍谁的事。”

另类酷的生活态度·····	圆
另类新人类的工作·····	猿
猿极限运动：向生命挑战·····	猿
源酷衣酷运动·····	源猿
缘时装：梦想，散漫，追求精致品味还是致命地疯狂？·····	源

第三章 传统文化新时代批判

谈传统，就是谈过去的东西，过去的东西肯定遗传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特点，其中包括有今天看来还十分落后的思想，或者甚至是“糟粕”的东西。新文化的存在形式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外延，新文化直面传统文化应采取何种态度呢？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这是我们每一个文化人的态度。

另类善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缘)
---------------------	-----

圆援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缘苑)
猿援旗袍、姨太太与中国式享乐主义	(远苑)
源援样板戏与中国式审美文化	(远苑)
缘援怀旧的需求	(苑圆)
远援无处停泊的怀旧之船	(苑苑)

第四章 电视文化透视

电视的本质属于传媒范畴，虽然它也具备一些艺术特性。打个比方，电视与报纸、电台等新闻传媒属于一奶同胞，而与电影、绘画等艺术门类只能算是姑表亲戚。电视主要的表现形式有生活的虚拟化、文化的欲望化与情感的娱乐化三种，它们搅扰了人类的生活感觉及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从而把人类奴役在现象异化的这种电子枷锁之中。一方面它以商业广告霸占了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另一方面，它还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幻象成为心灵的统治者。

员援我国电视四大弊病	(愿圆)
圆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电视导向与电视本质	(愿缘)
猿援《快乐大本营》与“快餐文化”	(怨缘)
源援电视媒体与人类生活的“终结”	(员圆)
缘援“电子狼”离我们有多远	(员圆)
远援“上半截”的狂欢	(员圆)

苑援电视策划误区	(苑愿)
愿援我国电视人缺乏危机感	(苑愿)
怨援解读电视“速配”	(苑愿)
员援王家卫演绎的小资浪漫情感	(苑愿)

第五章 婚姻、爱情“多面玲珑”

现在有许多人婚姻道德沦丧，嫖娼、包“二奶”等，离婚率升高。这严重使得许多妇女儿童受到伤害，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但如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如何分析这一社会问题，并且从各个角度：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分析这一问题尤为重要。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只能在经济的发展中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婚姻家庭，情感问题也一样，必须在人们的思想经过裂变、动荡；最后经过反思、沉淀和稳定之后，才能自行解决，这需要时间，而妇女们自立自强思想的解放与确立也需要时间。

员援闲语婚外情	(员愿)
圆援金钱与女性	(员缘)
猿援媒体为媒会否渐成时尚	(员愿)
源援网上婚恋：几多欢喜几多愁	(员员)
缘援试婚会不会流行开来	(员缘)
远援我国婚姻家庭的隐形杀手	(员园)
苑援独身者说：我独身故我在？	(员愿)

第六章摇走出“崇拜”的沼泽地

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共同处在于对偶像或榜样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其中包含了对崇拜对象的心理认同，行为模仿和情感依恋三个要素。所不同的是，这一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因青少年对其所崇拜对象之社会认知的取向不同，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另一种是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

- 员援国人不识国货 (员源园)
- 圆援金钱崇拜心理的幻觉性 (员源原)
- 猿援明星崇拜心理价值及走势 (员源愿)
- 源援关于当前大陆青少年明星崇拜的一点审美思考.....
..... (员源源)
- 缘援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 (圆园园)
- 远援赵薇，你真的有那么美吗？ (圆园缘)

第七章摇娱乐“名”星扫描批判

现在，社会渐渐地提倡毛遂自荐，认可自我价值。但含蓄或者言不由衷依然牢牢地占据统治地位，娱乐名星的性格依然被大

多数人所喜欢、所接受。因此，名星们继续张扬着自己的个性，惹是生非，从而不断遭到责难和抵制。

善于炒作，是这些“星爷星姐”的看家本领，这只是他（她）们投资的目的，无非需要这样的喧闹来助产，似乎一点儿都不过分。仿佛编造出什么超级荒唐的绯闻也是“星”的专利！

员媛谈论张艺谋电影模式的消失	(圆园园)
圆媛刘晓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	(圆园员)
猿媛“第一排”的白岩松	(圆园圆)
源媛赵忠祥，不断上演着喜剧	(圆园猿)
缘媛巩俐，缺钱不缺钙	(圆园源)
远媛章子怡，皇帝不急太监急	(圆园缘)
苑媛倪萍，别再一厢情愿	(圆园远)

第八章 摇女人审美心理“大革命”

现代女性在我们的视野中带上了几分“酷”。这种“酷”的感觉主要来自于他们脸庞上所戴的那副眼镜：它在左右角度上与传统依然保持一致的步调，但在上下角度却以超常的扁狭显示着足够的叛逆。此外，这个扁狭的镜框中还有着同样扁狭的蓝色镜片，这镜片遮蔽了后面或许是纸醉金迷或许是空无一物的眼睛，但在心理上，你自会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员媛洁白的牙齿与退化的时尚	(圆媛怨)
圆媛优雅的酷与“匪徒”般的美	(圆媛园)
猿媛要“骨感”，不要“肉感”	(圆媛猿)
源媛用“盐水袋”来美丽人生	(圆媛缘)
缘媛现代小资女性认同的爱情	(圆媛苑)
远媛透视小资女人的爱情	(圆媛缘)

第一章摇学者“包装”

——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关于文人“包装”的文化时尚暂时不敢扯到人文土壤、良知和教养这些对于我国文化工作者还太高深、隔膜的问题上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会削弱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意义，显得有些酸腐。貌似忧国忧民忧文化，实际上什么都没说明白。这种虚的、矫情的、酸的特点，在他们的许多文章里都存在，而且大有在未来时日里发生重大病变的征兆。

“学者包装”的出现是经济市场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趣味时尚化、庸俗化、休闲化的一种需求。学者需要名气和稍宽裕些的收入，出版社需要响亮的品牌和高额的利润回报，媒体需要愈演愈烈的争执与诉讼、层出不穷的饭后谈资，公众则需要个人兴趣以及失衡心灵的抚摸，四方当事人士可谓各取所需。这种情形是商业社会文化领域所出现的几个必然趋势中的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原属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学者包装”涉足的是文化领域，其实质是行商业乃至其他物欲之实而借文化之名，两者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目的性还时有针锋相对的意味，这便不由不令身为芸芸读者中的我们小心：那些媒体与街市上层出不穷的名人名著，其光彩夺目的热闹背面，是否藏有某些异样的东西？

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近年在文化市场上热销的诸多作

者以学者、文化人面目出现的文化著述 ,已经或多或少地让人感觉到其中所蕴藏的一些病毒成分了 ,它们正对我们的精神生活 构成不小的危害和污染。

余秋雨的以“雅”包装

大家知道“文化散文”这个提法是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热销后，被媒体和读书界大张旗鼓和一本正经地推广起来的。一时间，书店书摊一度迭遭冷遇的谈古论今、谈禅论道、学界掌故类书籍开始成为读者的宠儿。前几年出版界所谓的“散文热”指的其实就是这类东西，外加一部分名人名家的人生感悟。这种“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之所以会热销，无外乎两个原因（本身上的）：第一，写得很蒙人——文章里经常会出现当代人颇为陌生的古诗词歌赋、古代历史朝代的变迁掌故、文人行迹乃至名胜古迹背后的故事……凡此种种，多少年来均被人们视为一种高雅的品位。而我国的事就是这样，一帮人越缺什么有人就越会高唱什么，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之所以大行其世，倒也证明了捧场者的没文化和写作者商业趋利意识的觉醒。而有意思的是，这类以历史和传统文化为佐料的著述，在商业时代新起的“白领”人士中最有市场。因为这部分人大多属于某一领域的专业人才，工作的紧张使他们无暇去读专业以外很多的书来充实自己，而他们的精英意识又颇强，对品位格调又极为看重，余秋雨这样的作品一不费解二又优雅，恰好满足了这些人进行文化自我粉饰标榜的一个需求。第二，余秋雨的文章不但不费解，而且写得还很煽情。上海学者朱大可可将余著称为“文化口红”，也正是源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些原因。我们不可否认这种抒情性写法赋予了余秋雨等人著作以很强的可读性，但可读性增强之余，作者的学者视点却显然被大大弱化了，学者摇身一变，成为流行作家。按说，这对作者本人或许没什么不好，至少版税高多了。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

些产品在市场上却照例要打着“学者著述”这样的旗子去卖,购买者也愿意继续认为这是学术性读物,这样一来二去,许多严肃而严格的标准便被混淆了。与此同时,这种源于误会而导致的热销还会给写作者本人带来两种致命的危害:一是因过度膨胀而心理失衡;二是文章越来越空洞没有内容。

从《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到《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再到《千禧之旅日记》,我们所目睹的余秋雨,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身份由“学者”而“流行作家”而“文化名流”,作品由“兴趣性著述”而“历史言情散文”而“名家意识流”的完整的滑翔过程。在他的著述中,标志着这种滑翔及其对文化、文明的理解阐释存有明显欠缺的文字随处可见。

比如序和后记,余秋雨写此类文字的兴趣似乎远比其他作家为大,篇幅也要长得多。更有趣的是,如果你在读余教授的散文时想知道自己已进入高雅的哪种程度,序和后记能告诉你。

首先,你能知道自己在看一本特别有品位的书。余先生在序文里讲一则令人气恼的事时没留神说了,台湾有本书叫《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巴赫是谁呀?古典音乐“猿”之首,比贝多芬资格还老。听巴赫读余秋雨既然被有人视作为一回事,想必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会比古典音乐作品次多少吧?高雅是一定的。

又比方说,余秋雨先生总是一提再提盗版者牟取暴利的可恶,解释自己推出某本书纯系基于对非法谋利行为的反抗。这话从逻辑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说通,但细想一下,盗版者盗您的书,与您自己的正版书篇什么屡有重叠,这两件事实在构不成因果关系。执意牵强辩解,反倒让人觉得假。

凡此种种,堆积到一起,便给人以余秋雨的书或序或后记太长

太唠叨的印象。而这么时不时在书前书后罗嗦一把自我表白,我以为实在是作家太笨的表现。其实一本书出来就出来了,随人家看便了,再多说什么均属徒然,搞不好还适得其反。真诚一旦过头,难免被人疑为有假。因此读完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后,序或后记便首先给我带来了抵触情绪,过后再稍微往细处想想,不对劲的地方也一个接一个开始呈现了。

因为这类通俗、浅显还夹带一些基本常识的文章在任何时代都会享有广大读者的。余秋雨在今天的风行,正如秦牧散文在 缘 年代、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受欢迎。两者的基本读者都是中学生到大学生,以及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年轻人。再说明白一点,余秋雨就是 怨 年代的秦牧。因为迄今为止,我们除了能从余秋雨随笔作品中体会思古之忧、沧桑之感,以及相应某个领域里的文史小常识之外,似乎再无什么额外的东西了。秦牧当年也是这样,只不过他文章里那个时代的烙印与局限更多些罢了。

我们读余秋雨的文章要注意一点,作者对文化、文明的理解与阐释有问题:要么白开水,要么把你笼罩在一派文化的肃穆之中,那肃穆会令人对一些常识性的谬论提出质疑和反驳。

白开水的例子眼前明摆着,“千禧之旅”的一系列日记,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观感吧。谁写都能行,一位名教授、名作家这么不疼不痒地码出字儿来,我想多少还是活儿糙了点,次了点。要是随便哪个记者都能写的文章,何必劳驾您余教授呀,我们又何必非看您写的呀?这个问题,余先生不知想过没有?

谬论的例子即以名篇《遥远的绝想》做示范:余先生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一位 怨 年代的作家,非但没有给我们提供审视历史的崭新视角,反而对一些传统典籍与文人千百年来胡诌八道、矫饰夸张津津乐道。比方他写阮籍在广武山楚汉战争旧址感叹“时无

英雄 ,使竖子成名 ”时 ,只轻描淡写以两句“ 茫茫九州天地 ,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 ,但究竟有哪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 ? 既然没有英雄 ,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 ? 也许 ,正因为没有英雄 ,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来告一段落 ,感叹了半天 ,跟什么也没说一样。其实阮籍的“ 英雄叹 ”里所存在的我国封建文化与文人的硬伤 ,他一点也没有指出来。英雄 ,什么是英雄 ? 在阮籍这类人的头脑里 ,刘邦、项羽、曹操、司马昭是不是英雄 ,其实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他所慨叹的 ,是人间没有一个令他钟意的符合他理想的统治者来统治他和广大的百姓 ,一旦真有这样的“ 英雄 ”出现了 ,阮籍的痛苦与牢骚也就没有了。所以阮籍对“ 英雄 ”的呼唤 ,不具备任何文明与审视的高度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弄臣 ,因为知道在他的时代找不到一个好的主公 ,而自怜自叹发出的哀鸣罢了。哪里有什么风度 ,简直令人笑掉大小牙 !

再有阮籍去漂亮小媳妇的酒坊喝酒的事 ,这事放在今天 ,谁那么干一次 ,虽说没有谁说你丢人 ,可也不会鼓励你夸你说好宝贝真够爽再来一次。怎么一旦进了史书和文人的笔下 ,竟全成佳话了 ? 对于这种事 ,我信它的真 ,却实在怀疑津津乐道它的人。

余秋雨写嵇康的死 ,悲愤之情溢于笔端 :“ 这是我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居然还有太阳。 ”看到此处 ,我们不难为之感动 ,但一经我们寻思考虑一下。不对呀 ,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跟出不出太阳没关系吧。出太阳是大自然的事 ,大自然又不是为我们人类专门创造的 ,人家犯不上跟咱瞎搀和。而且就嵇康被处死而言 ,也不一定就是“ 我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 ,因为此前你只要关注一下史书的记载便会发现 ,他一直以一种文人的方式在跟社会与统治者叫板 ,封建时代 ,人家不拾掇他倒怪了。他那叫得其所哉。

回头来说余秋雨,无论他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一位文化责任心很重的作家,他的学识和才华还都没有完全地用在该用的地方,因为他只顾带着我们走向那一个又一个的传统与历史的驿站,行色匆忙,却忘了或根本没意识到我们今天做这些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所作的表率值得重视。其中真正点出了我们今天生活得如此糟糕的内在根源。这也应该是我们现今的文化人,今天做学术乃至从事文化题材随笔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余秋雨先生很有才华和聪明,可能也读了不少我们注定这一辈子都不会读到的书。但可惜,他的文章里没有我们要的东西。相反,随着他老先生的声誉日隆,我们日益在他的书里发现了太多的“大牌”作派,以及过分的自怜,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宣告了学者包装中以“雅”包装这一路的失败。

王小波的“边缘”包装

如果讲“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是迄今为止余秋雨著作在内地的最为响亮的一句广告语的话,那么王小波最令人记忆犹新的一句宣传口号莫过于“文坛外高手”了。就王小波作品在当代的水准而言,“高手”确系定评。所谓“文坛外”则无从提及——因为理由不充分,无非是他先前在国内发表过文学作品,而且未必是作协的人等等。但这后来都被王本人及与其有过交往的人——打破了:于是我们纷纷在《花城》、《读书》等雅得不得了 的杂志上也频繁见到王小波的名字;于是我们知道王是学管理的学者,先后在北大和人大教过书,与不少教授、作家是朋友;身边或远或近的人如夫人李银河、友人艾晓明、合作者张元、谋过面的刘心武……也都是北平的精英人士,所以看来这个“文坛外高手”的名头,也无非是出版商想出的一个聪明点子吧。

不过,王小波是个不幸的才子。“文坛外高手”亮相后,只是圈内热,真正在书店取得胜利时,他本人却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黄金时代》的作者死掉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些与《黄金时代》同样有趣的随笔文章了,这让人难过。而就在我们难过的同时,我们却看到了他生前写的莫名其妙的《青铜时代》、《白银时代》也一并狂卖,而且还被亲朋好友奉为“浪漫骑士”,这让我们感到错愕,进而意识到,当代文学界文化界对于作品坏与好的标准仍然是暧昧不清,既受体制内既成传统观念的限制,也受到市场运作以及亲情友情的侵蚀。而经历了这一连串的限制、运作和侵蚀,王小波的著述开始脱离作者写作它们时圈定的轨道,沦为受制于几种合力包装下的时尚读物。更确切地说,王小波由于他写作初始的“边

缘”状态所具有的可炒作性,由于他后来猝死所具有的新闻爆炸性,成为了出版界一个可以长销的品牌。王本人著述中哪一部分有价值哪一部分没有价值,甚而哪一部分有负面价值,倒都成为没人关注的事了。这结果想来九泉之下的王小波也会苦笑。他写了什么并不重要,这个世界看重的是他好卖,而且还同时顶了个“边缘”、“另类”的名头。

王小波的具体作品,质量、状态均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的。虽然同属热卖,小说集《黄金时代》当属首位,属于当代经典;随笔杂文当推第二,属于学者兼作家中,作品水准颇高的一位,有智慧,部分地方还透着犀利,但要硬捧到“伟大”的地步,可就会吓着人了。

即便如此,在他颇具水准的随笔杂文著作中,有一些地方,也还隐藏着某种细看之下不太让人舒服的东西。例如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很以作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

说真格的,这段文字中那句“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真叫人令人深思。

在我们看来,在今天这个出不了鲁迅而暂时又容不下“李敖第二”的年代,文坛里冒出了王小波这样一位文章家,确实也算是一件盛事了。毕竟不是谁都敢自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为人们留下这么多充满智慧的美文的。但这次终于不一样了:我们发现了王小波非凡之中一块平凡的阴影,原来他也像历朝历代有了点经历上了点年纪而又不幸写了几篇好文章的雅士们一样,惦记着